孟子注疏

漢趙岐注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紆州刺史又遷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孝廉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注即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注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注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矣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污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叩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間於岐說不甚掊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益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闢蹊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爌拾遺錄據李善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語詳孟子盡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說科也注稱孟子曰音義條下）夫我說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注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予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注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聞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注好用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注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藉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讎似謂藉交游之力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性藉名交也疑不能明標附識於此）至於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弇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謂稱史記今考注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贈爲求全之毀疏亦並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贈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孟子正義序

朝奉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事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蹤以蔽惑於下猶淖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闡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

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

進呈今輒罄淺陋體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濟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

上

孟子注疏題辭解

題辭解【疏】正義曰案史記云孟軻之受業子思門人道既通所干者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至秦焚書坑儒孟子之徒黨自是靈矣其七篇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雖除挾書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爲意及孝文廣延天下之書而後學者稍出焉至于孝武時乃大開獻書之路下令求遺書於是山東諸儒各以所藏書獻之故諸子百家之書皆得出焉孝宣時又復徵求遺書故劉向父子奉詔校讎經籍而劉歆因之以成七略七略之中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諸子略者蓋出古之史官者也故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者也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者也儒者流蓋出於司徒者也墨者流蓋出於清廟者也名者流蓋出於禮官者也法者流蓋出於理者也農者流蓋出於農稷者也雜者流蓋出於議者也小說者蓋出於稗官者也故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者也其後世之學者各以所聞而著書故諸子之書皆稱其師焉故曰孟子之書蓋出於孟子之徒

姬周姓也云炎劉者漢以火德王故號爲炎劉劉高祖之姓氏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而於是至不載○

章義曰此敘孟子退而著述篇章之數也史記云孟子所干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云二百六十一章者合七篇數言也據趙氏分章則梁惠王下篇凡二十一章萬章篇凡十一章萬章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盡心篇凡八十有四章總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云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合計梁惠王篇凡二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凡一百二十字滕文公篇凡二百二十字告子篇凡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一百五十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云包羅天地至於昆蟲草木又次而至於性命禍福無有不載者也然二百六十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已

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鄉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帝王至浮雲○正義曰此敘孟子之七篇者爲要者也言上而帝王遵循之則可以致隆平之治次而公侯遵法之則可以頌清廟者言公侯可以此助祭于天子之廟也詩有清廟之篇以祀文王注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而歌此詩也襄云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此卿其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其高節而抗富貴如浮雲者言卿大夫之卿自大夫之卿自卿以下下言之則有公侯自公侯以下則有大夫自大夫以下則有士也於有士也卿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孟子七篇有風人二雅之言○正義曰此敘孟子之言對宣王欲以王與民可樂故以文王靈臺沼爲言論性則託以湯武爲喻論王欲以王與民好貨色與百姓同欲故以太王王季爲喻是皆有風人之託物言也云二雅之正言者如引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乃積乃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爵人之所利者與之是皆有二雅之正言也故可謂宣其辭而且不失之倨曲而且不失之屈也故可謂宣其辭而且不失之倨曲而且不失之屈也故可謂宣其辭而且不失之倨曲而且不失之屈

至博魯魯中諸儒尚讀習禮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是曜之書自漢而行也案漢書云高皇帝誅項羽引兵圍

孟子注疏校勘記序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抄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削於十三卷自稱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章未嘗敢棄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已疏之悠謬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讎正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賴吳寬毛扆何焯何煌朱奕余蕭客先後傳校迄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鏤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元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敘既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捨是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宋石經殘本高宗御書行書每行字數參差不齊今止存十一碑見在杭州府學

經注本

北宋蜀大字本章邱李氏所藏今據何焯校本

宋本劉氏丹桂堂巾箱本鄭師山所藏閔公孫丑告子二冊今據何焯校本

岳本亦據何焯校本

廖本廖瑩中世綵堂本元盱郡重刊今據何煌校本

孔本乾隆壬辰曲阜孔繼涵微波榭刊凡十四卷末附音義韓本同

韓本乾隆辛丑安邱韓岱雲刊

日本國古本已下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足利本

注疏本

宋十行本凡十四卷卷分上下圖監毛三本同又此本及圖本無題辭監毛本有

閩本

監本

毛本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孫奭疏

趙氏注。梁惠王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惠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篇師孔子時名諸侯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稱公孟子亦以大儒之篇題篇。以公孟子亦孫丑等。而篇。之篇諸侯師者也以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趙而盛吉之梁則孟子為此書之首篇。○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其次第蓋以惠王之首也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為上下卷以梁惠王為首故以此惠王卷只有七章對一以仁義為首也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名二章言王者為政之道先用足備四章言王者百里行仁於天下歸之章言定天下者與人同之而已矣。○正義曰梁惠王之事其餘一道而已其分不在下卷各有人者言說大抵皆言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為篇章言天下者一人而已矣。○正義曰梁惠王問利云國篇章首遂以梁惠王為篇辭名公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名公所說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名公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者也句者局也○注義曰梁惠王問利云國篇章首遂以梁惠王為篇辭名公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名公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名公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

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令使其子給大夫故也○注周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商周之所制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是也○注荀詵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荀能正其身之物同云醫者說文云醫巫也字從殹從食也巫從舞也此一章述為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禽獸孟子對曰賢者亦樂此乎之樂多其心以為娛樂詩疏孟子曰賢者亦樂此耳謂傳寇辟國家安寧故得樂育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靈臺之詩大雅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注靈臺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文王始初經營規度之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使之亟疾也衆來為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詩云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引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為臺沼民由歡樂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民同樂故能得其多麋鹿以養文王者也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俱往之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乃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鳥獸何以能獨樂之哉後申明上言不實者雖有此不樂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豈能獨樂哉○正義曰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居及鳥獸也孟子見梁惠王立於沼上顧盼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之獸何以能獨樂之哉後申明上言此不實者雖有臺池鳥獸何以能獨樂之哉孟子說詩書之義是孟子在梁時見惠王稱譽孟子為賢者聞孟子而亦樂此沼池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者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疾衆民皆來文王在靈囿之時故如此之速也王在靈囿而伏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者言文王未嘗有德也孟子對曰賢者為君而後樂此如君攻之不賢雖有此不樂也是孟子答惠王言唯

以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王天下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異於用兵殺也自殺之也人而曰非我也歲也殺之也此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注殺曰此章言王化之本在於改行也○注梁惠王曰至

偶人者其無後乎無他焉是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後嗣也○注挺木片也○正義曰挺木片也故後有秦穆公以偶人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國天下之強焉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王念有此三恥求策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征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言寡人之於國盡心焉耳矣王如此民不加多寡人之心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王好戰者是梁惠王欲聞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天下之最強國也今王之國天下之最強國也今王之國天下之最強國也今王之

孟子注疏卷一上校勘記

阮元撰 盧宣旬摘錄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按此銜名十行本作兩行上空一格○又記中凡擬經注疏改為一行擬寫又音義銜龍圖下無閣字撰下有進字

夫總羣聖之遺者 按自此至篇末十行本行行頂格亦與音義序合閩監毛三本皆行頂格次行以下並上空一格○又記中凡擬經注疏句有不盡采全者倣經與釋文例

爲之音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序此下有者字是也

而共宗趙氏 按此下音義序有今既奉勑校定仍據趙注爲本十二字僞疏刪

惟是音釋 按此下音義序有宜在討論臣今辭七字

濫落頗多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序落作略

若非再加刊正 按音義序無再加二字

臣奭前奉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 按音義序此文作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讀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僞疏刪去寄祿官及臣字非也

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 按音義序無此文而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一段文蓋僞疏竄改又上文勑字及此進呈字十行本提行頂格閩監毛三本並接寫不提行

孟子注疏題辭解 按十行本閩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考文所謂孟子題辭張鑑云即孟子題辭注疏本或無之者是也又按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也不云題辭解疑此解字是僞疏增又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

孟子至表也 監本此下有圈毛本無以下並同

值炎劉之末舊 毛本同音義出值炎云丁作直

繫周易 毛本同音義繫本亦作系

爲正 毛本同補鐘正誤云玫瑰正按周禮小宰職聽政役以比居注或作正是正玫古通用補說是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 監毛本同閩本誤脫上字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按宋高宗御書孟子石經殘本篇題並頂格不空字十行本正與之合蓋猶是舊款閩監毛三本並低一字非又篇題下近孔繼涵韓岱雲所刻經注本及考文古本無凡幾章字音義及足利本有

趙氏注 孫奭疏 十行本孫奭疏三字在第二行篇題下趙氏注三字在第三行上低一字下接注文閩監毛三本並作漢趙氏注宋孫奭疏在篇題之前其注稱在凡幾章之下考文古本注在趙氏注下與十行本合足利本注及題名在篇題後其題名作後漢太常趙岐邠卿注與各本皆不合非也廖燉中經注本趙氏作趙岐亦非按音義題辭下出趙氏字然則舊本題名不作趙岐并無注字也

梁惠王者 自此至一例者也岳本廖本無又按十行本注文皆雙行細字閩監毛三本以注文改爲單行上冠注字非復十行本舊式矣

皆僭號者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

皆專事焉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專作摶○按摶是也

爲諸侯師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師上有所字

以公孫丑等而爲之一例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孔本以作與無而之者三字韓本與宋本同有者字

梁惠王章句上 十行本標起止下每作一圈以別正義接標起止下以後放此正義閩監本同毛本去圈

長老之稱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王尊禮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故字

而來此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上有至字

亦將有以爲寡人興利除害者乎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有下有可字無者字廖本無者字韓本足利本有下有可字考文古本有下有可字者乎作也

故曰王何以利爲名乎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何下有必字足利本王何作可必

亦有仁義之道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亦下有惟字廖本岳本下有者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亦惟有仁義之道者

則國危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危下有亡字

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者字岳本無者字

亦皆弒君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君上有其字

上下乘當言國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作千是也

亦多故不爲不多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故作矣○按作故是

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

而遺棄其親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而忽後其君長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長作者

重斂其禍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重斂斂其禍音義出重斂則亦有斂字

章指言 孔本韓本作曰下同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利

本集作賴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凡章指十行本以下注疏本無今據廖本載全文于每章後各本異同即注于下以補注疏本之缺全書同此

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爲名也案每章疏首數句乃係疏綱取趙氏章指之文而又不全載廖甚

孔曰放依也閩監毛三本孔下並衍子字

又襄二十六年閩本同監毛本襄下有公字

乃顧視禽獸之衆多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乃字

其心以爲樂樂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誇吃孟子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誇作夸音輕出誇吃丁云誇也按此則作誇非也

亦爲人所奪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作當

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而之相三字日作曰廖本無相限二字下有也字孔本下有也字韓本考文古本無而相限三字下有也字

爲父使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不暫云丁作暫○按宣疑暫不暫促使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牝鹿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牝作牸牸與牝義同考文古本牝作牸牸卽牸之譌也俗刊之書多此誤字

言文王在囿中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圃上有此字

麀鹿懷妊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妊作任

則鶴鶴而澤好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二字

於物魚躍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於物云丁本作仞

而民歡樂之各本同音義出歡樂云本亦作勸樂臧琳曰案左傳昭九年注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正義曰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卑成之耳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

孟子謂王誦此詩閩監同廖本孔本韓本監毛本謂作爲是也

民由歡樂之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由作猶按由猶古今字

言古賢之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賢之作之賢

與民同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與民共同其樂宋本孔本韓本作與民共同其所樂考文古本作與民同其所樂

故能得其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能樂之

予及女皆亡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皆作偕

日乙卯日也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宋本孔本上日作時○按宋本孔本非當作是日乙卯日也

湯臨士衆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湯臨士衆而誓之考文古本下有之字

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民下有皆字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愿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以奉養文王也已閩監毛三本已作此非

注言文王至使也閩本同監本毛本使下有之字非

毛氏注云閩監毛三本氏作詩○案注當作傳

足以笑百步者否閩監毛三本同廖本步下有止字宋本否作不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足以笑百步止者不足利本作是以笑百步

止者不音義出者不

王雖有發民轉粟之善政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義

而獨望民之多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獨作猶

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然下有以字

所以捕小魚鼈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上有者字

各入保城二歲半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各作冬是考文古本城作城非○按據公羊傳宣十四年注及漢地理志則作冬是也公羊注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今各本或作保城或作城保若依公羊則保城爲長

可以無饑矣監本毛本同宋本岳本威淳衢州本孔本韓本閩本饑作飢饑乃饑之譌正饑之字當作飢饑乃饑之譌正

頭半白班班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曰字岳本廖本韓本考上並有然字孔本作頭半白曰頒班班然者也按以班爲斑古字假借毛本孔本韓本作斑非也足利本作頭半白曰頒班班者也山井鼎云曰當作曰是○按頒白字說文作𩒨从頁卑聲

故頒白者不負戴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足利本故下有曰字負下有於道路三字韓本與孔本足利本同無曰字

黎民不饑不寒監本同韓本閩本毛本饑作飢

言人君但養犬彘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犬作狗

不知以法度檢斂也閩監毛三本同毛本檢作據避所韓宋本孔本韓本不上有而字

詩曰率育梅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曰作云

遺路之旁有餓死者韓本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旁作傍

以用賑救之也廖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賑作振閩監毛三本用作周按賑卽古之賑字作賑者非

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孔本趙作乎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

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也閩監毛三本喪作送誤

可以着其絹帛閩本同監本毛本着作著

背陣曰戰閩本同按背當作皆監本毛本改作皆是也

周禮內人職云閩監毛三本同盧文弨云內當作坿是也

殺人以挺與刃閩本同宋本廖本岳本孔本韓本監毛本挺作梃案音義云從木則此本及閩本誤也此本注俱作梃閩本疑注並作挺

梃刃殺人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梃作杖

曰無以異也各本同孔本以異誤倒

梃刃殺人與政殺人閩監毛三本廖本岳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梃刃殺人與五字

無異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下有以字

率禽獸而食人也閩監毛三本上率字作是廖本作是率禽獸以食人也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爲率禽獸以食人也足利本與古本同但人下有者字

虎狼食禽獸人猶尙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遺也各本並同足利本作古者虎狼之中能常食禽獸是人所惡今人猶尙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已

惡其始造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惡上有夫字音義出夫惡山井鼎考文云古本本由有作備者也下有夫字以夫字屬上讀非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斯作此也作邪岳本斯作此音義出死邪

以教王愛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也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字

章指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強焉閩監毛三本之作冀廖本無之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焉二字

壹酒之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壹作一

深耕易耨音義出易耨云下奴豆切字亦作薅

而爲王之敵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而之二字廖本無而字考文古本作爲王敵乎

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梃服強仁與不仁也

足利本也上有者字

願比死者壹洒之閩監毛三本壹作一

今願近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閩本同監毛本近作籌

皆離背散各各字誤閩監毛三本並作亡

韓魏趙至強也閩本同監毛本也改焉

孟子注疏卷一上校勘記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暴間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孟子謂仁政為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政者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而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孟子見梁襄王至雖能禦之○正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遽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遽望之襄王不似人君之威儀也就而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遽人言襄王卒暴而問我曰天下誰能定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定天下者在乎仁政為一者也孟子言襄王又問誰能一之是孟子言襄王不好殺人者能一之我復荅之唯不好殺人者能以仁政為一對曰下嗜殺人者能一之者是孟子唯不好殺人者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人無者與之也王知夫苗乎好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時則乾旱而苗自七八月之時孟子比喻可解是枯槁之苗又浡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天油然而起雲沛然而降雨則枯槁之苗又言如有行仁政而天下莫不與之者誰能禦之者也至誰能禦之者是為牧天下之人也言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至誰能禦之者是為牧天下之人也言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此復詳明之欲使襄王即曉之則天下之人皆好殺人者民皆歸之亦若水之流自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之也○注襄謚也至○義曰襄王生位六年卒子立是為襄王○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正義曰襄謚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正義曰襄謚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之月為正夏之時建寅以子月為正是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聞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欲聞齊桓晉文之事乎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桓公之法制耳雖武周公之法制及五霸心賤之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聞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便王問霸者之事。傳之是以儒家後世無傳道之者故臣未之聞也王曰德行當何如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而可得以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民則悅而樂民懷之以安民故問之曰可為如王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保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恐觫新殺牲以血塗其釁鐘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有釁鼎及鼎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當有此仁不知誠否王曰有之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齊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齊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觸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觳觫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獨擇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於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解王自責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小雅巧言之篇也三章皆因稱是詩以答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孟子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王曰否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體枝也少者馳是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順民天下可運之掌上言其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入妾從以及兄弟御事也事天下國家之備但舉己以加於人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難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聞之也曰否吾不爲是也王言我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順猶者所謂搏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鬬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言鄒小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楚大也曰楚人勝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大國也以藏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者此則天下歸之雖能止之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惛昏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嘗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試之也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使少行之也恆常也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恆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陳其法也恆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恆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誠無恆心放辟邪侈放恣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人爲君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章句宛義不通齊宣王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之事典籍敘載帝王之道無傳焉齊者宣是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者齊宣王問孟子曰齊桓晉文公小白晉文公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者是孟子答齊宣王之言自稱知也云臣者是孟子對王而稱臣未之聞也者是孟子答齊宣王之言自稱知也云臣者是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聞也者聞知也二霸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聞也者是孟子言無以聞及忠孟以來至文武周德之言法故尚當以己爲臣者之道爲聞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乎者孟子言無以聞及忠孟以來至文武周德之言法故尚當以己爲臣者之道爲聞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乎者齊宣王問孟子